

毕国强 著

TONGWAXIANG
CHUANQI

铜瓦厢

传奇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毕国强 著

铜瓦厢

传奇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铜瓦厢传奇 / 毕国强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96-6040-0

I. ①铜… II. ①毕…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3799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王婧婧

装帧设计: 黄佳影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63533889

印 制: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0316)3653362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24.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CONTENTS

001	第一回	刀光剑影马声嘶	腥风血雨瓦庙吟
008	第二回	爷孙俩相依为命	师徒缘木匠动心
015	第三回	古窑“金”衣贴河堤	千载铜牙变瓦厢
023	第四回	戴卫二字承国姓	忠义双德传亘古
031	第五回	知府议河开封府	县令观灯汴梁城
040	第六回	南北商贾忙买卖	昼夜克黄摆渡船
050	第七回	恶淫贼欺男霸女	卫武刚打抱不平
059	第八回	戴承先进城串亲	兰姑娘一见钟情
066	第九回	铜瓦厢初一闹新春	桃花庵十五赏圆月
072	第十回	县令上任访圣迹	贡生入学拜儒祖
078	第十一回	官府祭神求安澜	民女跳河惊众人
085	第十二回	巧装扮酒楼刺探	有警觉四恶逃走
091	第十三回	天降雨淹田围村	民请命决堤泄水
098	第十四回	高广殿拜师学艺	归鸿集遇女结缘
105	第十五回	同知点将河防营	承先练兵校武场
112	第十六回	虚空堤埽冲决口	上下河坝成险工
118	第十七回	惩令又惊管河官	治黄再请老河工
123	第十八回	铜瓦厢口望黄河	管河厅前生情愫
131	第十九回	何巡检保身施计	侣黑肺雇凶下毒
140	第二十回	广殿过河打家具	东家感激劝美酒
150	第二十一回	木匠贪荣夜留宿	素素忍辱晨出家
158	第二十二回	瘟疫无情夺民命	杨騫黑心发难财
166	第二十三回	父死母殉双亡惨	恩在情牵两生苦

- | | | | |
|-----|-------|-----------|----------|
| 174 | 第二十四回 | 广殿寻妻生疑心 | 素素赶集觅淫贼 |
| 179 | 第二十五回 | 荀玉卫身遭毒手 | 知县开棺断奇案 |
| 187 | 第二十六回 | 户牖箴铭道古今 | 追步陈平归大汉 |
| 197 | 第二十七回 | 男扮女装进赌场 | 假扮红娘入戏楼 |
| 205 | 第二十八回 | 黎民食草兰阳岗 | 咸丰醉酒圆明园 |
| 211 | 第二十九回 | 广殿访道玄都观 | 武刚悟谛赵堡镇 |
| 218 | 第三十回 | 钦差赈灾兰仪城 | 县令垦荒铜瓦厢 |
| 227 | 第三十一回 | 瞄“金穴”钻营求进 | 得荐信拍马得逞 |
| 233 | 第三十二回 | 济宁城寻欢作乐 | 河臣府张灯结彩 |
| 239 | 第三十三回 | 教谕谏言社学堂 | 儒生咏诗魁星楼 |
| 246 | 第三十四回 | 淫雨飓风袭瓦庙 | 忧心烦气吃醉酒 |
| 252 | 第三十五回 | 雷克黄摆渡翻船 | 刘土峰丧命漂尸 |
| 258 | 第三十六回 | 雷之兰松懈失言 | 姚翠芳绝望投河 |
| 265 | 第三十七回 | 之兰求佛观音寺 | 克平寻兄马蹄河 |
| 271 | 第三十八回 | 暮夜借宿悉东昏 | 拂晓梦游闻哭声 |
| 280 | 第三十九回 | 广殿忏悔长跪不起 | 素素还俗破镜重圆 |
| 286 | 第四十回 | 白昼斗鸡五坊市 | 黑夜酣歌快活林 |
| 295 | 第四十一回 | 兰阳城暮色苍茫 | 铜瓦厢秋杪红叶 |
| 302 | 第四十二回 | 卫武刚筑台打擂 | 高广殿上堤护河 |
| 311 | 第四十三回 | 滚滚浊涛挟雪浪 | 潺潺大河濯寒波 |
| 318 | 第四十四回 | 逛瓦庙庙会图热闹 | 看梨园戏曲寻开心 |
| 324 | 第四十五回 | 河夫酒后吐真言 | 承先夜进管河厅 |
| 333 | 第四十六回 | 知县瓦庙祭高帝 | 百姓请命除四恶 |
| 341 | 第四十七回 | 查料垛作假害堤 | 罢官职动真安民 |
| 349 | 第四十八回 | 河工偷懒省气力 | 巡检藏奸埋祸根 |
| 358 | 第四十九回 | 连阴雨情势凶险 | 铜瓦厢兆头不祥 |
| 364 | 第五十回 | 戴承先恪尽职守 | 高广殿舍命护堤 |
| 369 | 第五十一回 | 大决口倾泻黄河水 | 滔天浪闪吞人财物 |
| 377 | 第五十二回 | 铜瓦厢古镇淹没 | 东坝头黄河改道 |

刀光剑影马声嘶 腥风血雨瓦庙吟

咸丰元年正月初九，圆明园养心殿。王懿德身穿一品朝服，头戴顶戴花翎，双手拍打，双膝下跪，说道：“微臣给皇上请安！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咸丰坐在龙椅上，麻子脸上透着忧郁和哀伤，声音无力地说道：“爱卿平身！”王懿德慢慢站起来，奏道：“谢皇上！启奏皇上，河南祥符至中牟一带，地皆不毛，居民无生养之路。恳请陛下以爱民之心，体恤那里民之疾苦，以示皇恩浩荡！”咸丰听了，说道：“朕知道了。朕翻阅了先帝阅过的很多奏折，看到了下游黄河时常决口漫溢，黄水淹没良田，百姓流离失所，而朝廷每年拨付的修河银两都非常巨大，为何如此？朕很疑惑。”然后对阿灵阿说道：“谕河南巡抚潘铎前往该处和附近黄河流域勘察，如实据奏。”阿灵阿回道：“喳！”

黄河万古来天上，白日千雷斗地中。水漫浅滩卷黄土，奔流到海不回头。黄河，这条天河，自巴颜喀拉山倾泻而下，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形成上游；然后流经山西、陕西，来到河南，至郑州桃花峪，形成中游；再从桃花峪流向兰仪、徐州，再入东海，形成下游。河南境内，右岸经灵宝、陕县、三门峡、渑池、新安、洛阳、孟津、偃师、巩县、荥阳、郑州、中牟、开封、兰仪等县市；左岸流经济源、孟县、温县、武陟、原阳、封丘等县市。

从灵宝至三门峡，黄河干流为黄土峡谷，河面宽阔；三门峡至孟津的河道，穿行于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之间，为晋豫峡谷；河谷宽

一百至一百五十丈。桃花峪以下，是下游冲击大平原。黄河中游暴雨成灾，是下游黄河大堤的严重威胁。下游河床宽，水流缓慢，泥沙淤积，形成悬河，留下善徙、善溢、善决的威胁。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即1841年6月，黄河祥符张家湾决口，围开封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即1843年6月，黄河中牟九堡决口，水趋朱仙镇，经通许、扶沟、太康入涡会淮。

咸丰元年二月初八，北京圆明园正大光明殿。

咸丰坐在龙椅上，黄袍加身，脸上的麻子似乎又多又深，下面站着满朝文武。李星沅从人群里走出来，上前一步，双手拿一奏折，启奏道：“陛下，自正月初五臣奏报广西匪贼洪秀全造反以来，至今已经两月有余，其间洪匪猖獗，号召很多饥民、灾民入其队伍。现贼势披猖，合滇、黔、楚三省及各路兵勇，并力攻剿，仍不敷策遣，向大人前去围剿，也被洪匪战败，险遭不测。今日又闻听河南又起捻匪，恐日久洪匪和捻匪合纵，危害我大清江山，请陛下早日清除。”咸丰帝听了，脸上抽搐了一下，心想，朕是一个不幸运的皇帝，这一上台就有这么多麻烦事。咸丰帝看了看李星沅，李星沅已经回到人群里了。咸丰帝看着下面的文武百官，找河南巡抚潘铎。潘铎刚才听李星沅奏报中提到河南捻匪，心里一惊，正捉摸不定之时，看到咸丰目光对着自己，心里害怕，但不得不出，潘铎走出来，上前躬身，说道：“启奏陛下，臣已经知道豫省归德捻匪一事，已经派人前往商丘查办究竟。”咸丰帝说道：“潘爱卿，刚才李星沅大人所言不是危言耸听，你务必速速前往督办，从速剿灭当地的捻匪，不让其扩充势力，形成气候，与洪匪勾结串通。缉拿住此人，就地杀头，其余人等一律杀无赦。”潘铎躬身施礼，说道：“喳！”

铜瓦厢后村，村民高粮贵和妻子高氏在院子里习武。高粮贵身穿一身白色的对襟马褂，脚穿一双紧口黑色布鞋，高氏身穿一身枣红色粗布斜襟长袖，蓝色粗布裤子，两个人的辫子都盘在头上。高粮贵马步下蹲，然后走快步，双手握拳，右手快速朝妻子的面门打来。高氏抬起右手，将高粮贵的拳化解掉。刚化解掉，高粮贵出拳朝高氏的胸

部打来，高氏抬腿提脚，准备踢打高粮贵的手，高粮贵收回拳头，飞起腿朝高氏踢去，高氏也抬起左脚，接住了高粮贵的招，两只脚底相对，身子顿时飞出丈外落地，然后各自向后倒退了几步，站稳。高粮贵说道：“夫人的武功大有长进了。”高氏说道：“还是不及相公。”高粮贵说道：“唉，咱们不教儿子武功也好，省得他与人比武不慎，弄得筋断骨头折，落下残疾，遗憾终身，以后，他想学啥就看天意吧。”高氏说道：“儿子悟性很高，干什么都学得快，只是他的命不好！”高粮贵说道：“夫人不要难过，清廷昏庸腐败，很多有志之士已经揭竿而起，祥符的吴广汉已经起义反清，自称赤天大王。我们等待时机，待时机成熟，我们就大干一番。”高氏说道：“此事千万保密，我怕以后咱俩会连累孩子。”高粮贵说道：“不会，这事只有父亲一人知道，假若我们战死，父亲会偷偷给我们……”高氏说道：“打住！相公休要说那丧气话。”高粮贵说道：“好，我们俩再练一会！”说完，二人又对打起来。

咸丰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咸丰皇帝命河南巡抚陆应谷进京，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赏已经被革职的三品顶戴陕甘总督琦善任河南巡抚，调陕甘两千兵，西安驻防兵一千赴河南加强防务，以备洪匪窜至河南，渡河北进。高粮贵知道了这一消息，既兴奋又紧张，知道太平军很快就会来到河南，来到黄河边，来到铜瓦厢，渡过黄河，杀入北京。高粮贵和妻子自幼习武，练得一身好功夫，平日里喜欢行侠仗义，在铜瓦厢一带很有威望。看到官府欺压百姓，贪污腐败，高粮贵早就愤恨不平，盼着有朝一日太平军能够打到中原，打到兰仪，加入太平军，推翻清朝。恰值安徽、商丘一带捻军起义，高粮贵想到这一天快要来了。两个人这一等，就是半年。

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国藩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奏道：现在民心涣散，实为我大清大患，目前的急务有三项：（一）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二）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三）冤狱太多，民气难伸。这些对我大清江山社稷都很危险。

咸丰三年夏。

兰仪城外，从东方仪封方向驰来一队人马，刹那间尘土飞扬，领

头的将军三十岁年纪，横眉立目，目光锐利，表情刚毅，身着青色战袍，右手提一把明光闪闪的大刀，胯下一匹高头大白马。白马疾驰，将军后面的大队人马也都个个手拿各式各样兵器，策马飞奔。守城的清兵、河兵一千多人，民团和义勇三百多人拿着大刀、长矛，看到大队人马赶到，立即迎上去，两队人马激战厮杀在一起。一时间，战马嘶鸣，刀光剑影，血肉横飞。

疾驰而来的大队人马正是太平北伐军首领林凤祥、李开芳率领的太平军，和捻军张洛行手下部分捻军在商丘一带会合，然后边打边向西挺进，准备在兰仪渡过黄河北伐。林凤祥镇定自若地指挥军队，问正在作战的兰仪当地起义的首领高粮贵夫妻：“城内的清兵有多少？”高粮贵说道：“可能有两千人左右，他们武器精良，还有战马，粮饷也充足，我看咱们不能久战不决，这样拖下去，对我军非常不利。”林凤祥说道：“高将军，你再组织一次冲锋，务必速战速决，把城夺下来。”高粮贵说道：“是！”

高粮贵手提大刀，骑着战马，手起刀落，清军人头落地；高氏手握宝剑，率领部分娘子军和清军厮杀。高粮贵和太平军首领一边杀敌，一边打开一条通道，靠近城门，但遇到守军激烈的抵抗，一时间双方人头纷纷落地。然后高粮贵组织第三次进攻，指挥一部分人搭云梯攻城楼，一部分人用车推着粗大的树干撞击城门。城外清军士兵越来越多，而且激烈抵抗，双方伤亡严重，清军趁机且战且退。林凤祥看到城门久攻不下，又恐对方援军赶到，里应外合，来个包围，就传令太平军立即撤出战斗。林凤祥问道：“高将军，瓦庙渡口有没有渡船？”高粮贵大声说道：“在你们来之前，县令带着官兵到铜瓦厢把船统统集结起来，锁在了河北岸，恐怕一艘渡船都没有。”林凤祥问道：“瓦庙渡口距离这儿有多远？”高粮贵回答道：“二十几里地，不过骑马也就一个时辰。”林凤祥说道：“恐怕来不及了，这样，我带领大队人马往西撤，你带着几十个人速去瓦庙渡口，如果有船，你们速速回来，不要恋战，我们边打边撤，在城外十里的地方会合，然后撤到三义寨，再行定夺我们是否在兰仪渡河。”高粮贵说道：“是！”说完，高粮

贵和夫人调转马头，带着三十多个人，策马往瓦庙方向狂奔。

半个时辰后，高粮贵等人来到了黄河南岸距离渡口五十米的地方，遭到了清军的拦截。高粮贵和夫人率领众人和清军厮杀，高粮贵挥舞大刀，刀光剑影划过，清军人头纷纷落地。清军大多是步兵，用长矛戳杀义军骑的战马，待义军将清军人头砍下，战马也被刺杀倒下，义军被蜂拥而上的清军用长矛刺死。很快，三十多个义军和几个高氏身边的贴身娘子军被杀死大半，高粮贵喊道：“大家快突围！夫人，你领着大家突围，我殿后！”高氏大声说道：“大家跟我来！”说完，挥舞长剑，边杀边向水口村方向撤退。高粮贵领着两个义军士兵在后边边杀边退，很快，也安全撤出清军包围。

林凤祥等人领着义军北伐军大队人马边杀边往西南方向撤退，清军已经被义军军威和杀劲所震慑，而且伤亡惨重，追了七八里地便不再追赶，只是加强防守，防备义军杀回马枪攻取县城。林凤祥大军走到距离城外十里地之处，看清军也没有追赶，便派部下留下一百人缓慢行军，接应高粮贵等人，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继续前进。

高粮贵和一名义军突出包围后很快追上了高氏和十几个义军。高粮贵说道：“夫人，咱们是直接去三义寨，还是到城外十里的地方和林将军会合？”高氏说道：“咱们去城外，林将军对此地生疏，其他人也不太熟悉，还是速去会合为上策。”高粮贵说道：“好！依夫人之言，咱们立即赶往河渠附近。”说毕，高粮贵在最前面带路，其余人跟在后面。快要到达河渠时，突然从黄河故道的沙丘后窜出一队人马，呐喊着向高粮贵等人杀来。高粮贵说道：“不好，是清军！咱们不要恋战，向西南三义寨方向赶快突围。”高粮贵挥舞大刀，和已经冲到面前的清军厮杀，手起刀落，清军人头落地。杀了一阵，似乎清军越杀越多，突然，高粮贵听到夫人大叫了一声：“啊！”高粮贵循声望去，看到夫人左胳膊几乎被砍掉，后胸也被刺中，高粮贵大喊一声：“我来也！”飞马过去，挥刀杀死了几个砍杀夫人的清军。高粮贵说道：“夫人，你已经身负重伤，不能再战，你赶快领着义军弟兄撤退，他们不敢追赶！”夫人的胳膊鲜血直流，说道：“我走不了啦！爱霞，你带

领弟兄们赶快撤到三义寨，找林将军。”娘子军爱霞是高氏的贴身护卫，说道：“你在爱霞在，你亡爱霞死。”高氏厉声说道：“这是命令！不是为你，是为了十个义军弟兄的性命，快走！”爱霞流着眼泪，看了看高氏，咬咬牙，说道：“夫人多保重！”说完，拉了一下马缰绳，掉转马头，说道：“义军兄弟，随我走！”义军跟着爱霞往三义寨方向飞奔而去。战场只剩下高粮贵和高氏两人，高粮贵知道夫人已经身受重伤，坚持不了多久，自己今天也必死无疑，便把钢刀咬在嘴里，用手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辫子，盘在脖子里；再整理一下自己的上衣，然后拿住钢刀，大喊着杀向清军，高氏也挥剑冲向清军……

林凤祥大军安全撤退到三义寨。很快，爱霞带着义军七八个人赶到三义寨，和林凤祥会合。林凤祥见只有几个人回来，不见高粮贵，便着急地问道：“你们回来了，高将军和夫人呢？其他的弟兄们呢？”爱霞一低头，眼泪哗哗直流，一个义军士兵说道：“回林将军，高将军他夫人身受重伤，高将军让我们突围，他和夫人在后面和清军厮杀，恐怕现在……”话没说完，士兵把头低了下去。林凤祥双眼望着北方，自言自语道：恐怕高将军夫妻已经双双阵亡，在兰仪我们无法渡河北伐了，只有往西攻打开封，伺机渡河。

实际上，兰仪县令早已经有所准备，早在几个月前，兰仪县令就接到河南巡抚吴昌寿、河道总督长臻和开封府的密函。县令急忙打开，越看脸色越难看。看完，县令对在座的主簿、管河同知、管河主簿、河营守备等人说道：“太平军派出北伐军要找渡口渡过黄河进攻北京，朝廷命令黄河沿岸加紧巡查，遇到湖南、湖北口音的，一律就地杀掉。如果有紧急情报，把兰仪黄河河岸、渡口的所有船只立即收回北岸，不得让奸匪渡河，失职者一律杀头。”众人听完，也都神情紧张。县令问宋总兵和李守备：“现在河营和官兵有多少人？”总兵说道：“大概有千把人。”守备说道：“河营里的河兵有近五百人。”县令问张主簿：“县城内有民壮多少人？本县内有没有想造反者？”主簿说道：“城内有民壮155名，原有180名，有马的民壮40名，每年工食银7两2钱；义勇200名，有马义勇100名。目前还没有发觉有人想谋反。”县令说道：

“若匪徒来袭，现有力量只能抵挡一阵子，恐难持久，还要招兵买马。这个事交给主簿和守备大人去办，越快越好。”

县丞蒋夷向总兵献言：“太平军和捻匪猖獗，此时为用人之际。本县有一人名曹武，长得膀大腰圆，为人仗义，打架不要命，若利用此人组建乡团，抵御太平军和捻匪，可解大人忧虑。”总兵听了，觉得是个好主意，便说道：“你速速办理此事。”

曹武，考城人，平素好逸恶劳，嗜赌成性，喜欢打架斗殴，有一帮追随者。总兵差人把曹武唤到兵营，说道：“曹武，本总想给你一个光宗耀祖的机会，你可愿意为之？”曹武说道：“请大人直言。”总兵说道：“时下捻匪猖獗，杀人无数，民不聊生，人皆恨之，人皆得而诛之。本官想让你组建乡团，和僧亲王所率之兵共剿之，你意下如何？当然，功名利禄属于你。”曹武听了，喜出望外，打家劫舍、杀人越货是自己的强项，又有荣华富贵，何乐而不为？曹武爽快地答应了。总兵说道：“所需的兵器、粮食你们自己解决，击技之术你们自己每天练习。”曹武满口答应。曹武被任命为乡团副团长，招募乡民几百人，每天练武，并和曹县乡团相勾结。

太平军在攻打县城前，林凤祥和高粮贵派人混进城内，去找内线曲魁打探消息。曲魁做事一向谨慎，痛恨官府所为，一心想推翻大清，所以，对捻军所作所为非常赞同。曲魁接住捻军的人，来到家里说话，曲魁说道：“城内最近防护严密，又组建了乡团，招揽了一些市井无赖之徒，尤其是副团长曹武，膀大腰圆，心狠手辣，对太平军不利，要多加防范。”太平军的人不是本地人，口音有别。俗话说，隔墙有耳，太平军的人说话被一个无赖之徒听到，立即报告了曹武。曹武带人把太平军探子和曲魁抓个正着。曹武杀了太平军士兵，又杀了曲魁。团总非常高兴，大加赞赏。太平军失去了内应，得不到有效的情报，自然不能准确判断清军情况，布置兵力和作战方案。

滔滔黄河水，滚滚东南流，铜瓦厢的很多人不知道先辈是什么时候定居于此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儿有条大河流向东南方，只有少数上年纪的人和府衙官员多少知道一些。

爷孙俩相依为命 师徒缘木匠动心

充满血雨腥风的厮杀结束了，太平北伐军向西挺进，准备攻打祥符和开封。高广殿的父母在与清军的战争中战死，高广殿的爷爷高永博连夜带着几个宗家弟兄到城外寻找。尸体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地方尸体堆起小山，被砍掉的头颅、四肢、手、脚散落遍地，随处可见，高永博边找边对其他几个人说：“别害怕，人死了没有啥可怕的，头掉了就是个碗大的疤，这回知道啥意思了吧。小心脚下，别踩着他们了，他们是有种的人。”几个人听了，壮了壮胆，继续跟着高永博找。少顷，高海坤喊道：“博爷，我找到我叔了。”高永博赶忙问道：“在哪？”高永博循声过去，高海坤哆哆嗦嗦说道：“爷，你快看，我叔死得好惨！”高永博伏下身子仔细看，看到儿子高粮贵身上插着两把钢刀，头也被削掉得只剩点皮连着，双眼圆睁。高永博流着泪，伸出手把高粮贵的双眼合上，说道：“儿啊，你就安心地走吧，你儿子有我呢！”

突然，高永博像是想起了什么，说道：“海坤，你婶子呢？怎么没有看到你婶子？他们俩应该在一起的。”高海坤说道：“我婶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找找。”几个人借着微弱的月光，开始在高粮贵附近寻找，而高永博守在儿子的尸体旁。半刻工夫，一个人喊道：“这个妇女看着像。”高海坤说道：“我看看！”凑上前看，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从肩膀斜下去被砍了个大口子，一条腿被砍断，脸部扭曲。高海坤说：“像，让博爷来认认。”高海坤喊道：“爷，你过来看看是不是俺婶子？”高永博说：“海坤，你过来守着你叔。”海坤应了一声，

走过去，高永博慢慢走到那个妇女身旁，高永博看看儿子，觉得儿子与这个妇女相距就是四五丈远。高永博艰难地弯下身子，几乎趴在了妇女的脸上，看了一会说道：“这个不是。”高永博想，既然这儿有个妇女，她的旁边还会有，果然，在距离不远的地方，又发现了一个，这个妇女心窝插着一把长矛。高永博弯下身体趴在脸上看了看，说道：“嗯，这个是，来吧，把他俩抬出去吧。”

几个人把高粮贵夫妻俩抬出去半里地远，那儿有辆驴车，高永博的堂孙在那牵着，已经等得非常着急了。几个人一到，牵驴的人小声问道：“怎么才来？”高永博没有搭话，几个人把高粮贵夫妻放在车上，牵驴的人掉头往回走。走了一会，高永博说：“正西走，到南岸找个高高的岗子挖个坑埋了。”几个人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来到了一个高岗上，东侧是很大的芦苇滩，芦苇花扑打在高永博等人的脸上，再往前走就是黄河大堤，高永博掏出几根自己卷的烟给了众人，每个人才敢点着，大口大口吸了起来。吸完烟，几个人轮番用带的两把铁锹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慢慢把高粮贵放进去，把头整好，又把高粮贵的妻子慢慢放在高粮贵的身旁。坑里的人爬出大坑，几个人一起走到坑的东南头，跪倒在地，三叩九拜。高永博站在一旁，又掏出几根烟丢进坑里，脸上老泪纵横，对众人说：“好了，快封土吧。”几个人立即往坑里撂土，一根烟工夫，坑被填平了。高永博说：“往上起个小丘就行，别太大。”几个人很快就用土起了一个小土丘。高永博说：“好了，我这带的有酒，给你叔、你婶子喝罢你们喝了吧，解解乏。”高永博说着拿起一个小酒坛子，这酒是铜瓦厢宋氏酒坊酿造的最好的酒，名叫金城春。高永博把酒洒在地上一些，然后把酒坛子交给了海坤，海坤接过酒坛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心里想道：真香。海坤喝过酒，觉得浑身热气腾腾，舒服了许多，然后转给了其他三个人。

高永博带着几个人回到黄河南岸渡口，天已经明了，摆渡的船家已经在岸边等候生意。几个人挑了一艘小木船，船家四十多岁，憨厚老实，害怕驴掉进黄河里，到大船那借了一块木板，让驴走到船舱里。连人带驴正好塞满小船，船家把驴的眼睛蒙上，害怕半途驴惊了，弄

得船翻人亡。高永博说：“船家真是细心。船不是都收走了吗？”船家小声说道：“我把船藏起来了，现在贼匪已经走了，官府不管了。”高永博说道：“船家胆大心细！”船家嘿嘿一笑，说道：“让大叔见笑了，小心驶得万年船呢！”

高广殿早上醒来，发现爷爷没有在屋里，心里犯嘀咕，平时爷爷都是在自己身边照顾自己起来，今天怎么了，去哪儿了？高永博是趁着孙子高广殿睡着去找儿子的，他知道儿子和儿媳妇加入了附近的义军，这次是作为内应，和太平军一起攻打兰仪县城的。高永博听说死了很多人，知道儿子凶多吉少，便找了几个人去寻找。高永博回到家，高广殿已经等急了，正准备上街寻找。见高永博回来，高广殿问道：“爷爷，你是不是找我爹我娘去了。”高永博说：“找他们干啥，我不是给你说了嘛，他们去哪我也不知道，他不要咱，咱不要他，没良心的狗东西。”说这话时，高永博觉得自己心里在滴着血。

高广殿每天生活得很快乐，还照常和伙伴玩耍，找木头刻玩具玩，伙伴、邻居也经常要高广殿刻的小鸟、马和驴，还有小木人，只要有爷爷在，高广殿的日子就无忧无虑。直到碰到康慕班，日子才发生了变化。

康慕班四十出头，身材中等，圆脸，一双眼睛特别有神，是铜瓦厢有名的木匠。康慕班的父亲康建村六十多岁，也是有名的木匠，铜瓦厢很多有名的建筑，如魁星楼、铜瓦寺、戏楼，木工活都是出自他们父子俩之手，谁家儿子娶妻或者打发闺女，家具和嫁妆都是请父子俩帮忙，二人不分贫富贵贱，只要有人开口，不说价钱高低、有钱没钱，都乐意接受。两年前，康建村得了中风导致半身不遂，所有的活计都落在了康慕班一人身上，康慕班时常是累得腰酸背痛，康建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劝康慕班：“儿子，你不能再这样硬撑下去了，我们康家的名声树起来也不容易，有求必应恐怕你难以做到，这样就坏了康家的名声，再说，这样下去，你的身体也吃不消，你赶快找个徒弟吧。”康慕班听了，说道：“爹，儿子知道，儿子也有此意，只是怕爹听了不高兴，所以，儿一直没有开口。”康建村说道：“嗯！外边的别找，

就在咱瓦庙找，东西南北四个村，加上集市上，应该能找到合适的人。”康慕班问道：“爹，咱东边梁家寨的人呢？”康建村说道：“我不是说了嘛，找瓦庙的。”康慕班说道：“中，儿子听父亲的教诲，您放心，找到了，我领他来让您看看。”康建村说道：“不用了，你看着合适就中。”

康慕班心想，在铜瓦厢找，范围就小多了，自己经常出去干活，也留意了几个人，总觉得有点不顺当的地方。父亲说得对，本地的人知根知底，外边的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一旦找错了人，坏了自家的名声不说，还很容易出事。于是，康慕班开始在瓦庙的人里面寻找徒弟。康慕班知道，这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看中的人不一定想干木匠，想干木匠的人自己不一定看上眼，这恐怕可遇不可求，还得讲究缘分。

一天，铜瓦厢管河厅的外委陈安河找到康慕班，说道：“康师傅，俺侄女要出嫁，想请康师傅打几件嫁妆，不知道康师傅有没有空？”康慕班知道陈安河为人正直善良，从不欺弱，在瓦庙的口碑不错，所以，心底里乐意帮忙，就说：“陈将军难得开口，就是再忙也得抽空帮你这个忙，不知道陈将军啥时候打嫁妆？急不急用？”陈安河笑着说道：“康师傅见外了，我不是什么将军，就是一个当差跑腿的，咱们都是近邻，不要客气。下个月初九的事，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就做个大立柜、梳妆台、一个木箱子，木料我哥已经准备好了，我侄子也能给你帮帮忙，康师傅，你看怎么样？”康慕班不假思索地回道：“只要木料没问题，做好油两遍桐油就可以了。”陈安河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我不再找第二个人了。”康慕班说道：“请陈将军放心，我把手里头这点活干完，后天就过去。”

到了第三天，康慕班到了陈安河的哥哥陈安澜的家里，一户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陈安澜四十四五岁，儿子陈冰，十五六岁，个子一般，长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陈安澜的二女儿陈倩十二三岁，稚气未脱。康慕班一到陈家，就立即扎摊子干活，陈冰看就康慕班一个人，也上手帮忙。康慕班看陈冰很勤快，有了好感，就问道：“陈冰，你叔叔在河上当官，你为什么不求取功名将来也做官呢？”陈冰说道：“家里穷，上不起学。”康慕班很惊奇，问道：“你家里穷，你叔可以帮你啊！”

陈冰说道：“师傅有所不知，我叔自己家都顾不住，我爷爷、奶奶跟着我叔，我婶子、小弟，好几口人，要是没有几亩薄地种着，我叔家的日子过不下去。”康慕班觉得奇怪，不相信陈冰的话，因为自己到过很多的河官家里干过活，包括一些河工，家里都很富裕，尤其是何副巡检家里，那是真叫富丽堂皇。康慕班笑着说道：“孩子，你还小，你不懂，黄河上的钱花不完，当官的像咸鸭蛋，富得流油。”陈冰说道：“河上的事情我知道得不多，反正我知道我叔是没有钱。”康慕班不再说了，心里知道陈安河应该是个好官。停了一会，康慕班问道：“你也不小了，长大想干啥？”陈冰说道：“我想当河兵，我叔不让去，说苦，弄不好还要赔上命；我说当河工，他也不同意，不过，我要是真想去，我叔也不拦我。”康慕班突然说道：“要不你和我学木匠吧。”陈冰说道：“中啊！我喜欢木匠，你看咱瓦庙街上的楼盖得多好，那木工活真叫个绝。不过，说实话，我还是想当河兵，当军官，那叫威风八面！”康慕班听了，知道招陈冰为徒弟没有希望了，便不再提及此事，十天后，康慕班把嫁妆做好，陈安河和陈安澜一家人非常满意，夸赞道：“康师傅的活真是如同鲁班，了不起。”

很快，铜瓦厢的很多人知道了瓦庙第一木匠要招收徒弟的事情，很多木匠纷纷来到康慕班的家，拿着礼物和自己的木工活给康慕班，要康慕班招自己为徒。康慕班一一回绝，没有发现一个自己满意的，当然，谁的礼物也没有收。康慕班知道，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康建村问道：“儿子，这么多人里面，就没有一个合适的？差不多的，你得教人家，人家才能像你那样。”康慕班说道：“儿子明白，不过，儿子确实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满意的，德才俱佳的没有。爹，最合适的人应该有，只是咱们还没有碰到。”康建村心想，瓦庙就这么多人，还会有最合适的？这个人在哪儿？

一天，康慕班上街买墨斗里的黑墨，还有锯条，快走到瓦庙主街道上时，看到一个人推着独轮车在前面走，车上一侧拉着一组木屏风，另一侧是大点的花盆架，肩上还扛着几个小的花盆架。康慕班快步追上去，看推车的是个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推的独轮车做工精细，行家一看